

巴金



张民权 著

小说的生命体系

復旦大學出版社



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

张民权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张民权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
(巴金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08352-1

I. 巴… II. 张… III. 巴金(1904~2005)-小说研究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8390 号

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

张民权 著

责任编辑/孙 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0 字数 276 千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352-1/I·631

定价: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

巴金研究丛书

策划：巴金故居 巴金研究会

顾问：李小林

主编：陈思和 周立民

编委：孙 晶 李 辉 李存光 李国焘
陈子善 陈思和 周立民 臧建民

目 录

上编 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

第一章 “生命”体系的行列式	3
第二章 “生命”体系与巴金的创作个性	16
第三章 “生命”体系的文化内涵	56
第四章 “生命”体系的历史成就	145

下编 巴金创作纵横谈

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反面人物形象及其塑造	155
试论巴金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169
巴金小说心理描写浅探	182
论巴金小说的文体风格	190
巴金小说的主观性特色	200
论巴金小说的结构艺术	212
从更广阔的背景把握巴金创作的独特个性	222
一个“不是文学家”的文学艺术谈 ——兼谈有必要深入研究巴金文艺思想	232
《家》的精神资源永葆活力	237
茅盾、巴金小说里的自然环境描写比较	244

巴金旧家庭题材小说的时代特征	255
巴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264
巴金之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280
巴金的《激流》和靳以的《前夕》	291
再版后记	307



上编 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



自《灭亡》的杜大心开始，巴金小说创造了无数计的人物形象，其中活脱风神，不但当时震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庶几可以传布后世的，也不在少数。巴金创作这些形象，无疑是从生活出发的，因而它们都是一个个活泼泼的独特存在，可谓“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但另一方面，从创作主体，从巴金的审美意识、审美情感看，他笔下的形象又是稳定的、大致有序的。巴金以独特的审美理想、情感和方式勘验生活，创造了一个主要是由封建家长和旧家庭青年男女组成的独立、完整的形象体系——“生命”体系。

那么，这一体系是由哪些行列式构成的呢？我以为，由三个行列式构成，它们是：充实的生命，委顿的生命，腐朽的生命。

为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对巴金的小说创作作一比较全面的考察。

一、《激流三部曲》的形象创造

按作品里故事发生的年代顺序,《激流三部曲》先于《灭亡》、《爱情的三部曲》等小说,我们不妨从它考察起。

在巴金小说里,《激流三部曲》是轴心作品。如此说,不但因为它卷帙浩繁,几乎占到整个小说创作量的三分之一,而且它集中、鲜明地体现了巴金的创作个性,显示着作家的艺术成就。在《激流三部曲》里,人物形象明显可以分为三个系列。第一系列是追求充实生命的形象,如觉慧、觉民、琴、淑英、淑华等。这一系列形象的具体个性虽然各各不同,但他们某些重要的性格特征却是相近的。其中之一是对正常人生活的大胆、勇敢的追求。他们不是觉新那样唯唯诺诺、听任别人支配自己生活的弱者,而是敢于反抗命运,跟环境奋斗的强者。觉慧是这一系列形象的代表。他在日记中写道:“寂寞啊!我们的家庭好像是一个沙漠,又像是一个‘狭的笼’。我需要的是活动,我需要的是生命。”为着追求丰富、充实的生命,他最先起来同自己家里的长辈作对,以后又离家远走,成为高家的第一个叛逆者。《春》和《秋》虽然不再出现觉慧的形象,但他的思想影响一直存在,他给淑英的信是那样猛烈地叩击着这个处在三岔路口的少女的心房:“现在不同了,今天的中国青年渐渐地站起来了,他们也要像欧洲的年轻人那样支配自己的生活,决定自己的婚姻,创造自己的前程了……”在他的影响、鼓舞下,不只觉民、琴成了“过激派”,而且淑英那样原先比较懦弱的女性也终于坚强起来,挺起身子争得了幸福。

这一系列形象的又一重要性格特征是纯洁、善良,有着优美高尚的道德情操。这突出表现在他们不满足于一己的幸福,甘愿为被压迫群众、为人类的幸福抛洒热血,发散生命。这也可以在觉慧身上见出。《家》固然用主要篇幅描写觉慧对旧家庭的反叛,但也花不少笔墨写他参加社会运动,通过办周报等活动发散他的热情,他与周报社的一群青年夸大地把改革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

在自己肩上；他之放弃鸣凤，除了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和潜意识里的等级观念作怪，主要就是青年人的献身热忱起了作用。觉民、琴等后来也都加入了进步青年组织的社团，他们“怀着过多的活力，要在这个黑暗的夜里散布生命”。

在《秋》的尾声里，巴金明确说觉慧、觉民、琴等是“有着丰富的（充实的）生命力的人”，我们就称这一系列的形象为“充实生命”。

《激流三部曲》里第二系列的形象是一些“委顿生命”。贯穿三部曲的主要人物觉新是这类生命的代表，作家说觉新虽然在作品里得着一个侥幸的安排，但他自然不能算是“有着充实的生命力的人”^①。剑云、枚、梅、瑞珏、蕙、淑贞等也属于这一系列。这些形象都是旧家庭出身，都过着没有青春、活力、自由、幸福、爱情的生活。他们是旧制度庙堂倒塌时的不必要的牺牲品。这一系列形象的一个重要性格特征与觉慧等相通，那就是善良、正直，只是没有上升到为被压迫群众、为人类的幸福散布生命。另一特征是柔弱、懦怯，缺乏斗争和反抗的足够勇气，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他们或者像觉新那样奉行“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默默吞饮生活的苦果，或者像剑云那样蜷曲着生存，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或者像枚那样生机索然，心灵里生不出一点反抗的火花，或者像梅那样看花落泪，见月伤怀，徒然感叹“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了”……

上述形象虽然有相近的性格特征，但具体个性却颇有差别。如觉新、剑云、枚这三个形象，他们的个性差别不仅在于就人物性格整体而言是独立的创造，而且从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忍耐、不反抗看，也是同中有异、既同又异。这异，首先表现在促成性格现象的心理动机不一：对于觉新说，他之不反抗主要出于现实利害的考虑，是感到反抗无用而放弃反抗的；对于剑云说，他之不反抗主要是不想反抗，他的特殊身世使他养成了本分、自暴自弃的性格；对于枚说，他之不反抗主要是因为不明事理，不知道对什么该反抗，怎么反抗，反抗怎样，不反抗又怎样。上述心理动机的不同，必然造成性格特征本身的差别：与觉新的不反抗联系着的是练达；与剑云的不反抗联系着的是谦卑；与枚的不反抗联系

① 巴金：《秋·尾声》。

着的是无能、智力上的病态。

在主要描写旧家庭青年男女的同时，巴金心怀悒悒和深挚的同情创造了鸣凤、婉儿、翠环、倩儿等下层女性形象。她们也是些“委顿生命”。这些形象除鸣凤外，大都谦顺软弱，她们的阶级地位和实际处境使之只能蜷曲着生活，逆来顺受。即如鸣凤，对其性格中反抗的一面也不应估计过高：作者同时表现着她平时的温顺、谨依来命，从总体描写看，强调的是其不能支配自己生活的命运。

在《激流三部曲》里，第三系列的形象是一些“腐朽生命”。他们是高老太爷、克明、克安、克定、周伯涛、冯乐山等。巴金《谈〈秋〉》的文章说：“高家好比一棵落叶树，到秋天叶子开始变黄变枯，一片一片地从枝上落下来，最后只剩下光秃的树枝和树身。……树叶落尽以后，树也就渐渐地死亡。”高老太爷等正是附在这棵落叶树上几乎褪尽了生命光彩的枯枝朽叶。这一系列形象的具体个性也是各具特点的：不但高老太爷、冯乐山不同于克明、克安、克定、周伯涛，而且高老太爷不同于冯乐山，克明不同于克安、克定、周伯涛，克安、克定、周伯涛也各有自己的性格定性，毫不相混。但即使如此，他们仍有大致相近的性格特征。

第一，他们几乎都是顽固分子，独断专行，说一不二。《大雷雨》的作者奥斯特罗夫斯基曾经给顽固分子——俄国的专制家长下过一个定义：“一个人，要是谁的话也不肯听，就叫做顽固分子；哪怕天塌了下来，他还是干他自己的一套。他顿足一叫：你知道老子是谁？那么全家大小都得伏在他的脚下，不然就要倒霉……这是一种野蛮的、专横的、铁石心肠的人。”^①高老太爷等就是这样的顽固分子。“我说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要说怎样做，就要怎样做！”——高老太爷这话，其实也是其他一些家长的共同信条。作为旧家庭的末代君主，他们都只关心自己的权威不受损害，只知道子辈、下人应当绝对服从，至于别人的意志、愿望、欲求，他们不屑一顾，一概蔑视。他们的专制统治，造成了无数忧怨无奈、郁郁寡欢的“委顿生命”，但也造就了他们的不肖子孙——“充实生命”。

第二，他们几乎都比较虚伪，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在这一系列形象里，冯

① 引自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中册，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乐山、克安、克定自然是伪君子中极端的例子，但高老太爷、周伯涛、克明的性格里又何尝没有虚伪的因素。高老太爷一面竭力卫道，要觉慧读《刘芷唐先生教孝戒淫浅训》等书，一面却供养着浓妆艳抹的姨太太，具着赏玩书画的心情与她共朝夕，更不待说他年轻时代的风流韵事。周伯涛也是言必称诗书、礼仪、纲常的，但他居然用“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为冯乐山闹小旦、讨姨太太辩护，自己后来也将丫头收房。即使是较为正派的克明，内心也藏有不少庸俗卑下的东西，他不信鬼却偏跟着闹捉鬼的把戏，对陈姨太妄说的“血光之灾”也默默顺之，如此等等。

小说里的陈姨太、王氏、沈氏，虽然性格、行径与她们的男人有所不同，但也应该认为是一些“腐朽生命”。

读者不难从笔者上面的叙述见出，《激流三部曲》确实存有三个系列的“生命”。这三个系列“生命”的性格差别，从根本上说是生活内容、生活目的、价值观念的差别。但虽然如此，他们又几乎都在同一历史背景——一个急剧瓦解的封建旧家庭里活动，所以又相互联系，其观念、意识也相互影响、渗透。

二、其他带连续性质的小说

《激流三部曲》如此，巴金其他小说的情况如何呢？为叙述方便，我接着将考察作家其他一些带连续性质的小说，然后论及旁的作品。

《灭亡》、《新生》是巴金早年的两部中篇小说，是作家拟写的《革命的三部曲》的头两部（第三部《黎明》后付阙如）。《灭亡》的主人公是杜大心，作品写他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以后，为了至爱的被压迫同胞的利益放弃爱情，甘愿灭亡。《新生》的主人公是李冷，作品写他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转变，及转变后“把自己的生命连系在人类底生命上面”，用鲜血灌溉人类的幸福。这两部作品的另一重要人物是李冷的妹妹——李静淑。她在与杜大心的交往中认识到自己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罪恶，决心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以赎前愆。杜大心牺牲后，她投身工人中

间从事工作,成为一个“有充实的生活”的革命者。《灭亡》、《新生》还有其他一些人物形象,但都处在比较次要的地位。在杜大心、李冷、李静淑身上,我们很容易见出《激流三部曲》里“充实生命”的影子。如果撇开这两个三部曲里人物经历和性格的具体差异,仅从他们的教养,他们立志为人类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考察,我们完全可以将杜大心等看作是从旧家庭叛逆出来的觉慧们。《革命的三部曲》没有像《激流三部曲》那样全面描写旧家庭的三类“生命”,但是,它描写的“充实生命”是与《激流三部曲》里的觉慧等形象声气相通的。

巴金的又一著名三部曲是《爱情的三部曲》。这部由《雾》、《雨》、《电》(包括短篇小说《雷》)组成的连续作品写于1931年至1934年,反映大革命时期青年人的思想和生活历程。它主要塑造起两类人物形象:周如水那样的“委顿生命”和陈真、吴仁民、德、敏、亚丹、陈清、李佩珠、慧那样的“充实生命”。在周如水身上,人们可以见到觉新等的性格特点:懦弱、犹豫,不能从思想的范围进入行动领域。他一生过着委琐、窝囊的生活,最后以自杀了结。作品里的熊志君和玉雯则是两个女性懦弱者。在陈真、吴仁民、李佩珠身上,可以见到觉慧等的性格特点:他们体内“潜伏着过多的生命力”,需要用来为别人放散;他们的具体经历、个性虽有差别,有些人还有病态心理,但是都对旧制度充满了憎恨,愿意为人类的幸福牺牲自己。与《革命的三部曲》一样,《爱情的三部曲》与《激流三部曲》有内在的承续关系。

《抗战的三部曲》写于1938年至1943年。作者以商人家庭出身的女青年冯文淑贯穿全书,前两部表现青年人的抗战热忱和抗日救亡活动,后一部写爱国宗教者——田惠世的生活道路。在《抗战的三部曲》里,冯文淑、朱素贞、周欣、方群文、杨文木、刘波等与巴金以往作品里的“充实生命”不尽相同,他们主要作为爱国热血青年出现在作品里,“英雄”色彩也有所减退。但是,他们都将民族的利益看得比个人重要,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面”。刘波、朱素贞、周欣都先后为抗战献出了生命^①。就这一点言,他们又确实是“充

^① 据《火》第三部的初版本。

实生命”。

《火》第三部里的田惠世也许是容易引起争议的。从表面看，田惠世似乎是有充实生活的人，他像巴金许多小说里的“充实生命”一样，常常感觉到内部的膨胀——生命力的满溢，抗战中他韧性地办《北辰》，热情地“散播生命的种子”……但实际上，他是“委顿生命”。这不但因为他性格里软弱、屈从的因素更多，而且因为他的力量、工作热情都建筑在上帝这一虚幻的信仰上面，儿子世清被炸死后，他的信仰动摇了，生命力也自然枯竭。

以上叙述表明，巴金《激流三部曲》以外的其他连续性小说，着重表现旧家庭青年男女在社会上的活动、生活。依其基本性格和生活内容的差别，可分为“充实生命”和“委顿生命”两大系列，他们与《激流三部曲》里的人物形象有明显的赓续关系。

三、旁的中长篇小说

除了上述带连续性质的三部曲作品，我们没有论到的中、长篇小说还有《死去的太阳》、《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雪》、《利娜》、《憩园》、《第四病室》、《寒夜》。这些小说前六部写于三十年代，是巴金的前期作品，后三部写于四十年代中叶，是后期作品，现在分别谈谈。

在巴金前期的六部小说中，《春天里的秋天》的主题与《激流三部曲》相通，它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向吃人的家族制度和旧礼教发出愤激的抗议。不同的是，这一小说的主人公郑佩琨所处的时代比梅与蕙的时代稍为幸运：封建礼教的罗网相对松弛了，她可以外出求知识，也有胆量向她所爱的男性进攻。但是，她毕竟又太多地感受了旧时代的气息，终于被封建势力窒息了生命。她与小说里的另一主人公“我”——林先生都是“委顿生命”。《死去的太阳》的主题则与《革命的三部曲》、《爱情的三部曲》有相通之处，主人公是吴养清，作品写他在五卅事件中“多少有点盲目的活动，以及由活动而幻灭，由幻灭而觉悟的一

段故事”^①。吴养清的性格自然不能认为是健全的，但他有当时一般进步青年的献身热忱，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经受过幻灭后终于又觉悟，他属于“充实生命”。小说中痴情爱着吴养清，最后郁郁以歿的程庆芬，则是“委顿生命”。《海的梦》和《利娜》都取材异域，前一篇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童话。但即使在这样一些作品里，巴金的感情投影中心仍然是一些旧家庭出身的青年男女：前者的主人公是里娜，她自觉背叛贵族阶级，献身于解放奴隶的事业。她的信仰是：“我把自己献给事业，我从事业那里又得到了丰富的生命”。后者的主人公利娜也是一个放弃了优裕的贵族家庭生活，心心念念把“我的美丽，我的韵致，甚至我的生命都献给那个理想，献给革命”的“充实生命”。

在巴金小说里，《砂丁》、《雪》是两部较为特殊的作品。它们以矿工生活为题材，主要塑造一些工人形象。前者的主人公升义是一个由农村招来锡矿的青年，他受人蛊惑，想到矿上挣笔大钱后赎出银姐。但矿主的残酷榨取使其夙愿化为泡影，最后自己葬身矿井。他与婢女银姐，颇像《激流三部曲》里那些不能支配自己生活的下人。《雪》里的小刘则敢于反抗、斗争，正在走向觉醒，他和巴金以往作品中的工人形象——张为群、王学礼等都是积极、敢于行动的“充实生命”。《砂丁》、《雪》的创作表明，这两部小说虽然并不主要描写旧家庭男女青年，但内中人物仍可分别归属“充实生命”和“委顿生命”，它们是巴金整个创作的有机构成环节。

诚然，《砂丁》、《雪》的艺术成就不及其他作品，巴金其他作品的质地也有高下。这中间的差别及造成差别的原因，我们将在后面论及。

《憩园》、《第四病室》、《寒夜》是巴金后期的几部主要小说。对于这几部小说，许多评论者认为它们主要描写了一些小人物；巴金自己也那样说。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我觉得失之笼统。其实，《憩园》等与巴金以往的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物形象同样有三系列的轨迹。

上述小说中，《憩园》与过去作品的联系最为明晰。这一小说在一定程度上

① 巴金：《死去的太阳·序》。